

# 泥哨声声

■ 辛淑英

父亲名叫幸福春,去世三年多了,我时常会想起他,音容笑貌依旧鲜活,清脆的泥哨声犹在耳畔。

父亲是老巴交、憨厚地道的农民,他的少年时期是不幸的,解放后才得以读书,可家里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紧巴,念到初中便辍学了。不甘于务农的他自学绘画,买不起笔墨纸砚,就拿烧火棍在地上照着家里的瓶罐、家禽、猫狗画;田间劳作的间隙,他也会捡根草棍在地上画。后来,他又琢磨着挖胶泥、捏泥哨。

不要小看了这泥哨,它源于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埙。先民们最初用它模仿鸟兽叫声辅助狩猎,后来演变成了能吹奏的乐器,《乐书》《诗经》等古籍里都有记载。

泥土能唱歌,这般神奇,自然藏着不少故事。1952年,阳谷县的泥哨艺人李保正带着自己制作的泥哨到北京街头,把豫剧《小放牛》、京剧《四郎探母》等选段吹得有模有样。300个泥哨很快卖光,引起音乐界人士关注,“阳谷哨”这个名字便是那时定下来的。

父亲作为阳谷哨第二代传承人,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那些年,只要一有空闲,他便坐下来捏弄泥巴。简单的一孔一嘴的“吹哨燕”好捏,要做出精巧的“埙”就不容易了,不光要经浸泡、去沙砾、捶打、醒泥、掐泥剂、团泥、揉捏、收口、磨光、开嘴、试响等二十多道工序,还要烧制好。

费尽心思捏好的一批泥哨送到窑窑烧,结果全炸了,父亲一夜之间添了好些白发。可他没泄气,从头再来,他先拜访多位烧陶土盆罐的师傅,又查阅了不少资料,并在家院里砌了个土炉,总算把烧制的问题

解决了。

早些年,父亲在画人像的空当,会帮村里人画蚊帐帘子、鞋垫花样,画玻璃画送给办婚事的人家添喜,过年时帮乡亲们写春联。到了老年时期,他才真正在宣纸上绘画创作,不画名山大川,专画五谷、虫鱼、家禽、鸟兽、树木花草等寻常物,因为太熟悉了,他提笔就来。

他总说“有画无诗不精神”,后来又琢磨起写诗。诗画配在一起,相得益彰,这便是他那些小品画的由来。一个农民能做出这些不寻常的事,被大伙夸赞,背后藏着的艰辛与勇气,可比地里的庄稼长得还要扎实。这份坚持里的不服输,这份用行动垒砌和树立的人生榜样,给我的成长添了太多向上的力量。

绘画和做泥哨这两件事,父亲干了一辈子。那份寂寞里的坚韧磨出了他执着、从容、平淡、与世无争的性子,也养出了他为人向善、豁达向上的人生态度。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那份坚守里的自信。

记得我第一次在《聊城日报》发表小诗《一个未来艺术家的自述》,父亲看了高兴得像个孩子,直拍手,当即骑车到速成院称了五元钱的肉,买了瓶景阳冈酒,让母亲做了几道菜。他倒了杯酒,咽一口,响亮地说:“俺闺女不赖,将来能当作家!”

可惜,我终究没如父亲期望的那样。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坚韧、勤奋和务实,还差得远呢。不过,我仍想重新鼓起勇气,告诉天国的父亲:聊城的土地上,泥哨的声音传得更广了;您教的那股韧劲,我会紧紧握着,像地里的庄稼那样,扎根泥土,向着天空生长。

#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 花甲学步

■ 朱大志

走路,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习惯将其定性为:站起来,走出去,追赶!芸芸众生,路漫漫又短暂。又有多少人记得自己在大人的帮助下学步呢?至今还记得,谁家孩子满周岁还不会走,或者走不稳,大人拿着切菜刀在他身后的脚跟上划几刀。虽说不上上面有什么科学依据,但在大人心里似乎还是十分奏效的。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发明了学步车,把孩子放在一个塑料制成的围栏里,用布兜住裆部和小屁股,无论会不会站,怎么动弹,玩耍也不会摔倒。不知不觉中,孩子学会了走路。

现在,如果我问,你会走路吗?肯定笑我“神经”,怎么问起这么近乎荒谬的话题。如果问你走路的姿势正确吗?也许你就会仔细想想,掂量掂量了。

的确,若不是亲身经历过,我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经常劳动锻炼,我自认为五十九岁的身体素质依然很好,体力活跃与小几岁的同伴相比,并得到大家认可。就说爬楼梯吧,向来一步三个台阶,上六楼一气呵成。既不腿疼,也不气喘吁吁,经常以此作为体能测试。

去年夏天,约上两位好友,“挑战”东平湖骑行。当天骑自行车绕湖84公里,再加来回的30公里。足以证明我“宝刀未老”!嘴上那么说,可几天后突然感觉膝盖有点隐隐约约的不舒服。心想,以后不要再那样逞强,年近花甲,生活节奏还是应该慢下来吧!

今年五月,在县城里观看剧团排练。发现演员们走台挺胸抬头,收腹提臀,轻摆肩头,坚定有力,行如风,站如松,透露着健康劲美,令我羡慕不已。和一名演员交谈才了解他的走路姿势:行走时脚尖上勾,迈开腿,前脚后跟落地,抬起将压力通过足弓传导至脚掌、脚趾上,同

时后脚抬起交替。行走时人在前面能看到脚底,抬脚时也能让后面的人看到鞋底,这样走路姿势能拉动脚后跟大筋和小腿肌肉,膝盖格外轻松。而我平时走路的习惯,总是脚掌先着地,这样身体的承重压力自然落在膝关节上,走路时间长了容易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

一番交谈,在他的帮助下我尝试了几次,茅塞顿开。暗笑自己多么愚钝啊,这么大岁数了竟然还不会走路。感激的同时,忽然想起近几年,身边患膝关节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亲戚朋友、同事、街坊邻居等等。我上网搜索了一下,了解到全国各种膝关节病患者已近亿人,65岁以上人群50%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膝关节疾病。我还特意观察了一下,走路时脚掌先着地的人不在少数,且不分男女、年龄,不论地域,不分种族。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正确的姿势,导致中老年后病情发生、加重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说,六十岁是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以后的日子是给自己活的。看来,正确的走路姿势确实重要啊,关乎未来,无论如何得迈好这一步。

为了学习走路,我特意准备了轻便旅游鞋,每天与黄昏相约,听着田野里鸟语虫鸣,徒步向村外二里多地的黄河大堤走去。常言说,“旧习难改”,练习走路就是纠正自己行走的坏习惯。走得越快也越容易忘记,我尽量控制着速度,心无旁骛,有时候也会数着步数,一步一步向前迈……

望着天上的月亮和点点繁星,思考人生。活了大半辈子,学习了几十年,工作了几十年,修身养性几十年,还存有这样的习惯,其他行为和思想观念领域是否还有类似的错误呢?

修身,果然是一辈子的事,仍在当下!

# 灼灼夏忆

■ 宋海平

记忆中,儿时的夏天那叫一个热。太阳像个大火球,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多日的干旱少雨,地面龟裂,树木纹丝不动,庄稼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空气中弥漫着热气,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让人喘不过气来。

父母一早起床下地干活,中午回来时,还要给家里养的牛羊割一捆青草。父母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衣服早已湿透。

村里那个大水坑,像一轮弯弯的明月,镶嵌在村子东头。它常年有水,尤其是夏季,充足的雨水把整个大坑蓄满,一眼看不到底,这个大坑是全村人夏季乘凉避暑的好地方。傍晚,干了一天农活的村民,跳进大坑,美美地洗个痛快澡,去除一身的汗水和泥水,疲劳感瞬间全无;调皮的孩子,个个都是好水性。看他们敏捷地爬上坑沿那棵歪脖子老柳树,在知了的声声鸣唱中,一个猛子扎入水中,破碎的水珠四下飞溅,再次浮出水面时,已将暑气驱散,留下一串串清脆的笑声。

吃完晚饭,村民们拿着马扎、草席相继来到大坑沿上乘凉。他们谈古论今,家长里短,不时传来哈哈的笑声,忘记了酷暑难耐,忘记了一天的疲劳。美丽的夜空,繁星闪烁,宛如仙境中的灯火阑珊。几声犬吠、阵阵虫鸣,给这炎热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浪漫。大坑东面,不乏大姑娘小媳妇,趁着朦胧的夜色,悄无声息地到水坑。噙着水珠的打趣声,伴随着哗啦啦的水流声,惬意又自在。她们尽情享受大坑的爱抚和润泽,一天的酷暑难当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晚,热气仍未消散,疯玩一天的我又累又乏,困意渐渐袭来。母亲担心我休息不好,特意坐在我身旁,拿着一把蒲扇不停地给我扇风。床上铺着一块棕褐色的油布,躺在上面凉爽、滑腻。可时间一长,身上稍一出汗就黏糊糊的,感觉全身不透气。母亲说:“这块油布是姥姥多年前给的,它是一块棉布,上面刷上几层熟桐油,干燥后,结膜形成一层保护层,因此还能起到防水的作用。”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油布是夏季很受欢迎的纳凉防暑物品。享受着母亲送来的阵阵凉风,听着母亲哼唱的催眠曲,渐渐地,我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说到消暑的趣事,村里还流传着二楞的轶闻。

我们村有个外号叫二楞的小青年,天生就是一个犟种。他长得高大魁梧,一身赘肉,一到夏天就气喘

吁吁,大汗淋漓,整天叫苦连天,觉得这个夏天没法度过。一天夜晚,二楞热得实在受不了,他不听父母多次劝阻,执意拿上枕头和草席,爬上梯子来到房顶。在房顶中间随意铺下草席,顺势一躺,美美地吹着凉风,享受着高高在上的惬意。渐渐进入梦乡的二楞到了半夜被尿憋醒,他迷迷糊糊起身,慌慌张张去厕所,不很清醒的二楞误以为自己在院子里,一脚从房顶踏空,重重摔到地面。二楞也算命大,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胳膊腿骨折,肋骨断了两根。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二楞吸取教训,不再逞强和任性,沉稳低调,对待任何事都谨慎小心,学会了敬畏大自然,合理应对四季变化。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大自然的规律不曾改变。每年夏季那种上蒸下煮的感觉让人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新的时代,国家进步了,科技发展了,人们有了更先进、更新型的防暑降温的方法,空调、风扇、凉席、夏凉被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炎热的夏季,人们可以轻松地舒适地度过。

夏季的夜晚不再沉寂和单调,小吃摊、购物广场、猜拳行令的小酒馆……在灯火阑珊的夜晚中热闹非凡,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美好的享受。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对夏天的描写。夏天是成长,是希望,它预示着新的开始和无限的可能。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这样描写夏天:“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

双手合十  
默念这些辉煌时空的名字  
他们像一河无名的星辰  
在夏日古槐下一一复活  
忙碌的他们放下手中的活计  
隔世相望  
我认出了那个朝思暮想的人  
他  
目如秋水  
温润如玉

(一)

我看见大船驶来  
桅杆林立舟车栉往  
东关码头热闹非凡  
“工匠夏之汾阳,梁栋来自终南”  
“乾隆八年四月初八卯时上梁大吉”  
拂去历史厚厚的尘埃  
脊檩之上水墨文字清晰可见  
梓匠:赵美玉 常典  
泥匠:孙起福  
油匠:李正  
画匠:霍易升  
石匠:李玉兰  
会馆主持:张清御

(二)

时光打磨了280年  
山陕会馆依然雕梁画栋美惊心动魄  
门前流淌的京杭大运河  
日日收藏她的倩影  
那荡漾的涟漪  
是无尽的暗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水流汤汤蒲苇成长  
一条河拥着一座会馆  
这世间最好的相遇  
这世间最美的景致  
几百年  
日月落斗转星移  
它们早已浑然一体

# 我是运河里的一条鱼

■ 若水

(一)

我听见大船驶来  
桅杆林立舟车栉往  
东关码头热闹非凡  
“工匠夏之汾阳,梁栋来自终南”  
“乾隆八年四月初八卯时上梁大吉”  
拂去历史厚厚的尘埃  
脊檩之上水墨文字清晰可见  
梓匠:赵美玉 常典  
泥匠:孙起福  
油匠:李正  
画匠:霍易升  
石匠:李玉兰  
会馆主持:张清御

(二)

时光打磨了280年  
山陕会馆依然雕梁画栋美惊心动魄  
门前流淌的京杭大运河  
日日收藏她的倩影  
那荡漾的涟漪  
是无尽的暗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三)

我是一条河  
朝看晚霞暮看云  
风樯帆影顺水而下  
大船带走母亲的孩子  
黄昏的码头  
眺望的人站成雕塑

(四)

你看见我在看你  
你流沙时悄悄触碰你手指  
风行水上你飘舞的长发如火焰  
满天星辰不及你  
我是运河里的一条鱼  
终日游弋在会馆前  
只为向你靠近  
清风明月的你  
是我生生世世惦念的女子

(五)

一转身  
看见那个富可敌国的人  
倾尽天下金银  
铺满一条京杭大运河  
只为春风和煦时  
迎娶那个梦中人  
灿烂的  
除了这一河的金沙碎银子  
还有她脸上荡漾的波纹

(六)

爱一条河  
爱它的清澈  
也爱它泥沙俱下的浑浊

(七)

爱它的丰沛  
也爱它的干涸  
爱一条河  
爱它繁花似锦的春潮  
也爱它枯枝凋残的萧瑟  
爱它的繁华  
也爱它的落寞

(八)

地图之上  
从北京到杭州  
蓝色的京杭大运河  
宛如一条龙的模样  
风之于水鸟之于鱼  
水汽氤氲处莺飞草长

(九)

何年何月  
谁在大运河边种下了它  
古槐安详  
风到此小心翼翼  
雨滴轻柔致意  
大地之上  
那些饱经沧桑的事物  
总让人心生敬畏

(十)

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  
会馆门前河水澎湃  
电闪雷鸣中  
无数的鱼跃出水面  
化龙而去

